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东风传奇

东方玉



东风传奇

东方玉 著

第一册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古镇凤翔一年一度的品酒、选美大会闭幕了。今年尤为盛大。从近百名美女中选出的“西凤女状元”竟在一夜之间突然失踪。方圆百里，莫不惊动。

与此同时，品酒会上来了一位相貌英武，粗豪中不乏斯文的少年侠客。他——即是日后被天下武林誉为“一掌定乾坤”的武林奇才谷飞云。

谷飞云从小由恩师抚养成人，为解身世之迷，闯荡江湖，历尽江湖险恶，饱尝武林艰辛。由此也演绎出与七位绝色女子的儿女情长，风流韵事。

此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扑朔迷离，文笔流畅，场面开阔，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武侠传奇精品。

从柳林镇通往老爷岭，本来是一片荒野，如今却铺上了一条足可容得四辆马车并行的平整黄土大道。

在这条大道两旁，搭起了节比相连，好像摊位一排一排的布棚，连绵十数里，每一座布棚里，都摆起几张方桌长凳。

好像是盛大的庙会，也好像是办喜庆宴会，但又都有些不像。

这是只有凤翔才有的一年一度的品酒大会。

凤翔的“西风酒”名闻天下，虽是高粱，饮来却香醇甜美，没有一点呛喉辣味。

西风酒何以会有如此甜美呢？

除了高粱品质极佳外，酿酒的水质也大有关系，柳林镇水质清冽，酿出来的酒是凤翔最好的酒。

品酒会当初原是地方人士利用新春农闲时间，邀集一些懂得酿酒方法的人，讨论和品尝的酒会。

凡是酿酒人家，在这一天里，把自酿的美酒带到会场，各自互相品尝，藉以交换制造经验。

就这样相沿成习，成为凤翔特有的风俗了。

品酒会年年都有，但今年特别盛大举行，光是参加的村庄，就有八十多个，每个村为一组。

每一组之中，又有十几二十家人家，每一个布棚为一家。

今年，不但品酒，据说还有选美，先由各个村子挑选一

位美女参加，当日再由大会评定，选出一人，名为“西凤女状元”。

因此，在附近八十多个村子里，大家既忙着过年，又忙着选美，忙得好不热闹。

消息传开之后，百里方圆，莫不轰动，尤其家里有年轻小伙子的，谁不想去瞧瞧选美大会？

每年的品酒会，本来没有值东的，但今年因为有选美大会，才由几位乡绅出面，每个村子推派一人为评审委员，公推老爷岭许家堡许老爷子为首席。

许老爷子名铁棠，有个外号叫许铁面，他是终南派掌门人平半山平道长的二师弟，为人方正，一向乐善好施，博得乡里的推崇。

许铁棠今年五十有八，生得紫脸长髯，腰干笔直，甚是健朗，可惜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叫做兰芬，年方十七，自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像花朵一般。

这次选美，获得许老爷子的赞同，多半也是想让自己女儿露露脸。

男孩子嘛，可以由考试进取功名，所谓一举成名天下知，女孩子呢？整天关在家里，有谁知道？

如果选上了西凤女状元，百里方圆就无人不知，自然会有很多世家子弟前来提亲了。

品酒会一向是正月初五举行，一天就结束，今年因为有选美的关系，所以就延长为三天。

这是比一般庙会还要热闹的集会。

到了正月初四，各式各样的摊贩，和三教九流，都赶着在这一大片空场上，各自陈列起摊位，吃喝玩乐，几乎应有

尽有。

初五，是财神日，也是所有人们心目中的好日子，品酒大会从上午辰时就开始了。

每一组（一个村）的布棚前面同时燃放起一串长长的“带子入朝”鞭炮，刹那之间这条足有十四五里长的山街上，登时陷入一片爆竹声中，烟硝弥漫，也洋溢一片升平的喜庆。

人潮就从柳林镇蜿蜒向北，进入新铺设的黄泥大道。

每一个布棚里首，都已经堆放四五个装酒的篓子，（酒篓子是以柳条编成，里面用猪血拌石灰，再用纸一层层裱糊而成，外销搬运，取其轻便不易破损，普通可容酒一、二百斤，亦有一、二十斤装着，供旅客携带），门口也站着一、两个人在招呼客人。

这条黄泥大路，从柳林镇一直通到老爷岭，全长足有十四五里。

涌进来的人潮，在最前面，还有些拥挤，但越到里面，就显得稀稀落落了。

这是午牌时光，一个身穿蓝布棉袍，头戴毡帽的年轻人信步经过一家布棚前面，耳中听到一个银铃般的少女声音招呼道：

“客官，请里面坐。”

这声音好甜、好美！

蓝袍少年不由一怔，目光抬处，正好和一双笑盈盈的灵活大眼睛相对，这一刹那，他只觉眼睛一亮，好像铁器碰上磁石，被吸引住了！

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家，一身青紫衣裙，生得眉如新月，眼若秋水，一张吹弹得破的匀红小圆脸，一张

薄薄的红菱般小嘴，含着浅浅笑意。

两条乌黑的发辫从双肩垂到鼓腾腾的胸前，左胸别一朵大红缎花，下面缀一条浅红的绸签，写着第十五号四个黑字。

紫衣姑娘也看清了人家不过二十来岁，紫膛脸，有一双浓浓的眉毛，大眼睛亮得发光，看上去有点粗豪，却又很斯文。

这一四目相投，姑娘家被他瞧得粉脸一红，靛靛的道：

“请喝一碗再走嘛！”

蓝袍少年情不自禁的走了进去，所有的布棚里面，都是一个式样，上首堆放的是酒篓子，两边各放两张板桌，围以板凳。

紫衣少女引着蓝袍少年在一张板桌旁坐下，然后从上首一个打酒的汉子手中接过硬碗，端到蓝袍少年面前，放到桌上，娇声道：

“客官请用酒。”

蓝袍少年抬头道：

“谢谢，不知姑娘尊姓？是那一个村子里的人？”

紫衣少女望着他，嫣然一笑道：

“客官不是凤翔人吧？”

蓝袍少年奇道：

“姑娘怎么知道的？”

紫衣少女抿抿嘴，笑道：

“刚才你问的话，就可证明你不是本地人了。”

蓝袍少年歉然道：

“在下问的话，莫非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紫衣少女微微摇着头道：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红衣姑娘咭的笑道：

“你老人家真是雅兴不浅，我再给你老去添酒来。”

黄衣老人连忙摆手道：

“小姑娘不用了，老朽一家只喝三碗，谢谢你，够了。”

接着回过头来，朝蓝袍少年道：

“小哥，你第二碗还没喝完，快些喝吧！咱们今天傍晚，可以喝到老爷岭，右首这一排就喝完了，明天一早，再从老爷岭回来，就可以喝完左边这一排了。”

蓝袍少年道：

“老人家，小可怎么能和你老比？再喝上两家，就会醉倒了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

“醉不了的，小哥年纪轻轻，体壮力强，怕什么？老朽像你这点年纪，从没把醉字放在心上，来，快喝完了，咱们到隔壁一家去。”

蓝袍少年陪着黄衣老人喝酒，但只走了三家，就醉倒了，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是风吹到身上，觉得有点发冷，急忙睁开眼来，发现天色已经黑了，自己和衣躺在一张木床上。

急忙翻身坐起，才看到一灯如豆，对面木床上坐着一个白发、白眉、白髯的老人家，正在低头剥花生吃，边上还放了一个二十斤装的酒篓，边吃边喝。

当他看到蓝袍少年坐了起来，口里就“嗨”了一声，埋怨道：

“小哥真没用，只喝了三家，就醉倒了，这下你知道害得

我多惨？今天一年一度喝酒的好机会，但老朽又不能放下你不管，只好先把你暂时寄放在那家布棚里，托那小姑娘照顾。”等老朽喝完右首布棚，回头再把你连拖带抱，好不容易才弄到镇上来，你却一直睡到这时候才醒来。

蓝袍少年道：

“真不好意思，把你老累坏了。”

“累倒还好。”

黄衣老人倒了一碗酒，又道：

“小哥，来，快点喝下去。”

蓝袍少年暗暗自认倒霉，碰上这么一个老酒鬼，自己刚刚醒来，他又要自己喝了，一面忙道：

“老人家，小可宿酒还没十分清醒，又要喝了？”

黄衣老人笑道：

“这你就知道了，喝醉了刚醒过来，再喝一碗，叫做还魂酒，保证你酒量会比从前大得多，不信，你喝了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，把一碗酒朝蓝袍少年递了过来。

蓝袍少年心想：

“遇上你，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，哪有这样强迫人家喝酒的？”但想归想，又不好意思拒绝不喝，只得接过酒碗，咕咕的一口气喝了下去。

黄衣老人看着他，笑道：

“孺子可教，你比当年我那徒儿还勇敢得多了，当年，小徒喝醉了就不敢再喝，老朽差点把他逐出门墙，一个人所谓三岁至八十，从三岁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八十岁。小徒小时候一喝就醉，到老还是不成材，依然说醉就醉，有人说他也是个成名人物，但老朽眼里，小徒实在差劲得很，不然，

怎么会叫什么醉道人？他应该叫不醉道人才行。”

蓝袍少年惊讶的道：

“醉道长是你老人家的徒弟？”

黄衣老人瞪着眼道：

“这还有假？师父是喝不醉的酒仙，徒弟却叫醉道人，已经差劲透了。”

接着朝蓝袍少年问道：

“你认识我那不成材的徒弟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

“小可是奉家师之命来找醉道长的。”

“找他？”黄衣老人忽然笑道：

“你本来要找的只是徒弟，如今遇上了徒弟的师父，岂不更好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

“那不一样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黄衣老人偏着头问道：

“小哥找他究竟有什么事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

“家师交代小可，只要找到醉道长，小可不用说，他自然知道。”

黄衣老人搔搔头皮，说道：

“这么说，徒弟的师父当真不知道的了，唔，小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

“小可谷飞云。”

黄衣老人好像从他说的名字里想不出什么来，继续问道：

“你师父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家师道号孤峰上人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

黄衣老人又道：

“是和尚。”

谷飞云点点头，应了声“是”。

黄衣老人却摇摇头道：

“这个哑谜，老朽猜不出来，哦，你见过我那徒弟没有？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没见过。”

黄衣老人忽然笑道：

“我那徒弟很好认，他喜欢摆架子，惟恐天下人不认识他，所以腰上系一个大红酒葫芦，肩背宝剑，手持拂尘，终年穿一件蓝布道袍，年纪还没老，颌下就留起一把黑须来了。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小可听家师说过。”

“嗨！”黄衣老人道：

“你怎么不早说？害得老朽多费了一番唇舌，不过你找到这里来，就找对了，小徒和许铁面是方外之交，今天不到，明天准到。”

谷飞云道：

“就是这样，家师才要小可到这里来找他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

“好了，那就睡吧！”

说完倒头就睡，瞬息之间，就呼声大作。

谷飞云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眠，索性开门走了出去，长廊尽头，是一个小天井，右首还有一座小假山，和一个小池，池边放着几盆花卉。

谷飞云仰首向天，深深吐了口气。

看看天色，差不多已快要接近二更，正待回房，耳中忽然听到一阵嘶嘶轻响，宛如一群飞鸟，掠过天井上空。

那是一阵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，当然不是飞鸟，是人！

谷飞云心头觉得好奇，忍不住双臂一划，一道人影朝上冲起，一下跃登屋脊，凝目望去。

果见四条人影，疾如流星朝北掠去，心中暗道：

“好快的身法！”不觉双足一顿，身化长虹，衔尾追了出去。

瞬息之间，就已追出柳林镇。

这一条宽阔平整的黄泥路，正是为了今年的品酒大会而新辟的，日间人潮拥挤，夜晚，除了栳比的布棚，却不见一点灯火。

谷飞云心中暗暗怀疑，这四人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

就在他思忖之际，前面四条人影突然左右两边散开，一闪而没。

谷飞云正在衔尾疾追的人，突然失去前面四人踪影，急忙刹住身形，目光朝左右两边瞥去；但大路两边是栳比的棚帐，哪里还有什么人影？

就在此时，突听四声轻嘶，自己身前身后，同时闪出四条人影，把自己围在中间。

这四人一式青色紧身劲装，黑纱蒙面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

手持长剑，只要看他们身材娇小苗条，准是四位姑娘家。

果然，只听前面左首一个娇声喝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一路跟踪我们，有何目的？老实说来，姑娘还可饶你一命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休怪我们心狠手辣。”

这人口音娇嫩，年纪一定很轻，但却故意把口气说得冷冰冰的。

谷飞云耸耸肩，双手一摊，笑道：

“四位姑娘，这是误会，在下并不认识四位，怎么会跟踪你们呢？”

先前那少女哼道：

“你不是跟踪我们，怎会一路跟着我们从柳林镇出来？”

谷飞云苦笑道：

“在下只是……只是一时便急，想找个地方方便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先前那少女突然欺身上来，长剑朝谷飞云咽喉一指，喝道：

“你再不说实话，姑娘可不再和你客——！”

她剑尖明明指向谷飞云咽喉，不料谷飞云只轻轻侧了下身，剑尖就落了空，一面笑道：

“姑娘这不是屈打成招吗？”

那少女几乎不敢相信师门剑法，会被人轻易躲闪，谷飞云时不禁怔得一怔，突然娇叱一声：

“狂徒找死！”

玉腕抬处，闪电刺出一剑。

这一剑当真去势如电，直刺谷飞云胸口。

谷飞云身形再次一侧，剑锋贴着谷飞云左肋刺出，又落